

东亚《诗经》学研究

张宝三 著

中华书局

东亚《诗经》学研究

张宝三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诗经》学研究/张宝三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9.11
ISBN 978-7-101-14170-2

I.东… II.张… III.《诗经》-诗歌研究 IV.I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22382号

-
- 书 名 东亚《诗经》学研究
著 者 张宝三
责任编辑 陈 乔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
印张14 插页2 字数310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4170-2
定 价 68.00元
-

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
高等研究院资助出版

自序

余就读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期间，尝撰写硕士论文《毛诗释文正义比较研究》（1986年）、博士论文《五经正义研究》（1992年），奠立对《诗经》研究之基础。其后又尝于台湾大学中文系本科及研究所开设“诗经”、“诗经研究”、“东亚诗经学”等课程，教学相长，续有所进。《诗经》可谓余学术生涯中倾注心力最多之经典，余且尝取《小雅·小宛》中“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之句以为座右铭，恒自服膺惕励焉。

本书收录历年来所撰《诗经》研究论文十篇，依性质区分为“注疏篇”、“通论篇”、“日韩篇”三部分，因其探讨范围涵盖中、日、韩三地之《诗经》著作，故颜曰“东亚《诗经》学研究”。其涉及之著作时代，则上自战国楚竹书，下至现代标点本《毛诗注疏》。近年来，东亚《诗经》学之研究风气，方兴未艾，希望本书能起部分抛砖引玉之效。

本书尝于2009年5月，以繁体字版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书名为“东亚《诗经》学论集”。因在台湾发行，大陆读者或取阅不便，今将此书重新排版，并略作修订，更名“东亚《诗经》学研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以方便就正方家。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提供优良研究环境，并大力促成本书之出版。中华书局学术著作编辑室罗华彤主任、

责任编辑陈乔老师为此书之出版,竭尽全力,无微不至。在此谨一并致上衷心之谢忱。

张宝三谨识于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19年10月

目 次

自 序	1
-----------	---

注 疏 篇

壹、《毛诗注疏》之《诗经》诠释及其得失	3
一、前言	3
二、《毛诗注疏》之形式结构	3
三、《毛诗注疏》之诠释内容	8
四、《毛诗注疏》中所见《毛诗》诠释之传承与发展	21
五、《毛诗注疏》诠释之得失	31
六、结论	38
贰、论标点本《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的几个问题	39
一、前言	39
二、关于《毛诗正义》书名	40
三、关于注、疏之标点	48
四、关于《经典释文》之标点	57
五、关于校勘记	63
六、结论	69

叁、《毛诗·关雎》篇《序》、《传》、《笺》、《疏》之诂解及其解经性格	71
一、前言	71
二、《序》、《传》之诂解	73
三、《笺》、《疏》之诂解	76
四、《毛诗·关雎》篇《序》、《传》、《笺》、《疏》之解经性格	91
五、结论	102

通 论 篇

肆、《上博一·孔子诗论》对《关雎》之诠释论考	107
一、前言	107
二、《上博一·孔子诗论》有关《关雎》诸简内容析论	107
三、《孔子诗论》《关雎》说与《毛诗》说之比较	119
四、结论	128
伍、束皙《补亡诗》论考	129
一、前言	129
二、束皙生平事迹考述	130
三、《补亡诗》写作之缘起与年代	138
四、《补亡诗》与夏侯湛《周诗》之关系	142
五、《补亡诗》作品析论	146
六、《补亡诗》之评价	159
七、《补亡诗》之影响	169
八、结论	176
陆、伦敦所藏斯二七二九号敦煌《毛诗音》残卷论考	179
一、前言	179

二、“斯二七二九号敦煌《毛诗音》残卷为刘炫所撰”	
说考辨	180
三、论“斯二七二九号残卷”非刘炫《五经正名》或	
《毛诗述义》	189
四、斯二七二九号《毛诗音》残卷在经学研究上之价值	195
五、结论	203
柒、权德舆《明经策问·毛诗问》论考	205
一、前言	205
二、《明经策问》之撰作年代	206
三、《明经策问》之性质	208
四、《明经策问·毛诗问》析论	216
五、《明经策问》在唐代科举制度及经学史	
研究上之意义	247
六、结论	255

日 韩 篇

捌、清原宣贤《毛诗抄》研究：以和《毛诗注疏》之关系为中心 ...	259
一、前言	259
二、清原宣贤之生平及其《诗经》学渊源	260
三、《毛诗抄》之版本	264
四、《毛诗抄》对《毛诗注疏》之承袭	266
五、《毛诗抄》对《毛诗注疏》之补充与调整	271
六、《毛诗抄》对《毛诗注疏》之误读	286
七、《毛诗抄》在东亚《诗经》学史研究上之价值	290
八、结论	300

玖、吉川幸次郎之《诗经》研究方法	301
一、前言	301
二、吉川幸次郎生平概述	302
三、吉川幸次郎有关《诗经》之著作	305
四、吉川幸次郎之《诗经》研究方法	309
五、吉川幸次郎《诗经》研究方法之检讨	324
六、结论	331
拾、朝鲜正祖《诗经讲义》论考	333
一、前言	333
二、《诗经讲义》撰作之背景与形式	335
三、《诗经讲义》之内容	338
四、朝鲜正祖对朱熹《诗集传》之态度	341
五、朝鲜正祖对《诗经》之校勘	359
六、朝鲜正祖对《诗经》之训诂	364
七、朝鲜正祖之解《诗》观	376
八、朝鲜正祖《诗经》论之检讨	383
九、结论	388
引用书目	389
名词索引	415
人名索引	427

注 疏 篇

壹、《毛诗注疏》之《诗经》 诠释及其得失

一、前言

《毛诗》为今日所见最早之《诗经》完整传本，故世人习以《毛诗》作为《诗经》之代表。其实《毛诗》家对《诗经》之诠释仅是《诗经》诠释流派中之一支。在东汉末年之前《毛诗》学尚不显于世，至郑玄(127—200)作《毛诗笺》之后，《毛诗》学始逐渐凌越今文三家《诗》，后三家《诗》相继亡佚，《毛诗》学派乃成为《诗经》诠释之主流。今日流传之《毛诗注疏》为研究《毛诗》诠释之重要材料，然《毛诗注疏》乃由《序》、《传》、《笺》、《正义》等不同之著作所组成，不同著作间又具有传承与发展之复杂关系，构成一完整之诠释系统。本文拟就《毛诗注疏》之形式结构、诠释内容、历史发展及诠释得失等方面加以析论，期能对《诗经》此一阶段之诠释传统有较深刻之认识。

二、《毛诗注疏》之形式结构

今本《十三经注疏》中之《毛诗注疏》包含经文、《序》、《传》、

《笺》、《正义》等部分，^①然此种结构乃自汉代以来逐渐发展积累而成。以下试对其形式结构略作分析。

《汉书·艺文志》著录“《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②又载“《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页1708）。由《汉志》所载，可知汉代《毛诗》经文为二十九卷，与今文三家《诗》作二十八卷有别。又：《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乃单行，不与经文相连。有关汉代《诗经》经文卷数《毛诗》与三家《诗》间之差异，以及《毛诗》经文与毛《传》间卷数之差异，其原因学者虽尝有所推论，^③然于文献无征，仍难知其详。

西汉盛行今文三家《诗》，《毛诗》尚不受重视。《史记》中未见有关《毛诗》之记载，至《汉书·艺文志》中乃云：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轅固、燕韩生皆为之传。……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页1708）。

①十行本《毛诗注疏》另又录入[唐]陆德明(556—627)《经典释文》之《毛诗音义》，然《经典释文》乃“音义”之作，其体例及性质与疏体有别，故本文未将《释文》纳入《毛诗注疏》之系统中。

②见[汉]班固(32—92)：《汉书》（台北：鼎文书局，1979年，影印点校本），页1707。本文以下引书，若再次征引为同一版本，则径标页码，不复加注。

③如[清]王引之(1766—1834)：《经义述闻》（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影印本），卷7，“毛诗经二十九卷”条云：“《毛诗》经文当为二十八卷，与鲁、齐、韩三家同，其《序》别为一卷，则二十九卷矣。《志》曰：‘《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盖以十五《国风》为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为七卷，《大雅》三十一篇为三卷，三《颂》为三卷，合为二十八卷。……毛公作《传》，分《周颂》为三卷，又以《序》置诸篇之首，是以云三十卷也。”页38—39。[清]陈奂(1786—1863)《诗毛氏传疏·叙》说同。

又同书《儒林传》云：

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页 3614）

此二处所言之“毛公”，当即是《毛诗故训传》之传述者，故此学派所传之《诗》号曰《毛诗》。《汉书》以后之著作中或复言有“大毛公”、“小毛公”之别，^①然其说似有可疑。^②

习《毛诗》之学者，据史传所载，西汉有贯长卿、解延年、徐敖、陈侠等；^③东汉有尹敏、孔僖（？—88）、谢曼卿、卫宏（约 25—57 年前后）、贾逵（30—101）、郑众（？—83）、马融（79—166）、郑玄等。^④ 史

① [唐]孔颖达（574—648）：《毛诗正义》云：“《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见《毛诗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 年，影印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刊本），卷 1 之 1，页 2。此引郑玄《诗谱》之说也。另 [三国]陆玕：《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云：“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萇。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萇为小毛公。”卷下，页 18。

② [清]永瑢（1743—1790）、纪昀（1724—1805）等所撰《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影印武英殿本）中论云：“今参稽众说，定作《传》者为毛亨。以郑氏后汉人，陆氏三国吴人，并传授《毛诗》，渊源有自，所言必不诬也。”卷 15，页 5。此以郑玄、陆玕之说为可据。然考西汉末班固仅言“毛公”，至东汉末郑玄却知有“大毛公”、“小毛公”之别，至三国陆玕则又知毛亨、毛萇之名，时代愈后而所知愈详，实不能无疑。

③ 《汉书·儒林传》云：“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页 3614。

④ 见《后汉书·儒林传》及贾逵、郑众等传。

传中述及此等学者间亦有关于《毛诗》之著作，^①惜除郑玄《毛诗笺》外，余今皆不传。

郑玄于其《六艺论》中，曾自述其作《笺》之宗旨云：

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②

郑玄为《笺》，乃在《序》、《传》之基础上，对《毛诗》复作注解。其作《笺》之时，当即于《序》、《传》之下为之，为免与《传》文相混，故《传》下之注特标“笺云”以别之。^③《毛诗》在《诗经》诠释史上能取得主流之地位，郑《笺》具有关键性之因素。

《传》、《笺》之外，《毛诗》另有《序》。有关《毛诗序》之作者及时代，后世学者论述纷繁，尚难定论。^④今尚未得见早于郑玄作《笺》以前之《毛诗序》单独流传于世。据郑玄之说，《毛诗序》乃子夏所作，各诗之《序》原本相连，独立成篇，至毛公为《传》时，始分

①如《后汉书·儒林传》云：“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页 2575—2576。今谢曼卿之训及马融之《传》皆不传。卫宏《序》则有学者疑其乃今之《毛诗序》，此问题牵涉复杂，容他文考辨，兹不细论。

②《六艺论》今佚，此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影印《通志堂经解》本），《毛诗音义》上“郑氏笺”条下引，页 1。

③《序》下之《笺》则未标“笺云”，《经典释文》解释其故云：“《序》并是郑注，所以无‘笺云’者，以无所疑乱故也。”见同上注。

④相关之论说，参见朱彝尊（1629—1709）：《经义考》（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年），卷 88、蒋善国：《三百篇演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张西堂：《诗经六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等，另今学者论述颇多，兹不繁引。

众篇之《序》，置于各诗之首。^①郑玄此说，乃为符合其经说，详后文所论。

郑玄作《笺》之后，有魏王肃（195—256）为《毛诗注》，申毛难郑。自魏迄晋，虽郑、王之学迭有争胜，^②至南北朝，则郑《笺》独立国学。^③南北朝时，义疏之学兴起，^④学者多据郑《笺》以作义疏。至唐初，唐太宗为统一经义，乃命孔颖达等修撰《五经正义》，其中《毛诗正义》乃以隋代刘焯（544—610）之《毛诗义疏》及刘炫（约546—613）之《毛诗述议》为底本增损而成。^⑤《毛诗正义》原本单行，不与经、注相连，后人称为“单疏本”。^⑥将《毛诗》之《正义》与经、《序》、《传》、《笺》等合刻，始于南宋光宗绍熙（1190—1194）年间之“八行本”。^⑦其后，至南宋晚年之“十行本”，又将陆德明

① 见《小雅》《南陔》、《白华》、《华黍》三诗《序》下《笺》文，卷9之4，页10—11。

② 《经典释文·序录》云：“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申明毛义，难三家，于是三家遂废矣。魏太常王肃，更述毛非郑。荆州刺史王基，驳王肃，申郑义。晋豫州刺史孙毓为《诗》评，评毛、郑、王肃三家异同，朋于王。徐州从事陈统，难孙申郑。”《序录》，页19—20。

③ 《经典释文·序录》云：“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序录》，页20。

④ 有关义疏兴起原因之探讨，参见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原刊香港《新亚学报》4卷2期（1960年12月），后收入氏著：《注史斋丛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及戴君仁：《经疏的衍成》，原刊台北《孔孟学报》19期（1970年4月），后收入氏著：《梅园论学续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等文。

⑤ 有关《毛诗正义》修撰之底本及修撰经过，详参拙作：《五经正义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⑥ 今尚存有南宋覆北宋本《毛诗正义》单疏本一种，阙前七卷，原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所藏，1936年由日本东方文化学院影印出版。

⑦ 此本每半叶八行，故称“八行本”，为南宋浙东茶盐司所刻，惜今已不得见。